四庫全書

子部

羣書考索別集卷二十四　宋　章如愚　撰

邉防門

海

海江淮手足也海口咽喉也京畿腹心也錢塘面瞰浙江去淮有千里之遥涉海無半日之頃江淮固要津守禦既備倉卒有警未足爲腹心之憂巨海梯航快風順水自海而入京畿不信宿而直擣吾腹心之所江淮之

師雖列百萬各堅守禦豈能應緩急之援今日防海之兵如許浦如定川雖有之然許浦之屯深入於長江之口僅可為長江之蔽定川之屯僻處於四明之海濵僅足為四明之備其於京畿海門勢甚遼遠若不相闗萬一不虞則許浦至海門不翅五百里定川里定川抵浙江往來亦三兩日何以相援耶今日之要害在浙則金山海門明州定海秀州海鹽是也在淮則通州料角泰州石港建康土山江乗是也

海門秀州金山為江浙海門之要衝金亮所謂夜半過
海門山未明抵我京畿者指此
定海敵舟由海北岸來則至明州定海
海鹽敵舟由海南岸來則至秀州海鹽
土山江乘建康上元縣東南三十里有土山西北十七
里有江乘蔡謨備石季龍處
料角石港沈與求謂水勢湍急海舟至此必得沙上水
手方能轉入者指此

謨備石季龍晉石季龍於青州造船數百掠沿海諸縣朝廷以為憂蔡謨遣徐元等守中州幷設募取季龍舟船是時謨統七千人所戍東止土山江乘鎮守八所城壘凡十一處烽火樓望十餘處蓋季龍謀出海道口趨建康如土山江乘此其要津也

𤄫浩言避寇不如禦寇宋朝建炎四年敵退呂𤄫浩言朝廷集海舟于四明必為避寇之備夫避寇固當預辦然禦寇之計尤不可緩

防海委沿江太尉言者論防海利害莫若委之沿海太尉及民社兵大抵海舟不能齊一未集而擊之必可成功詔從之

沈與求備海紹興二年敵豫於京東造舟沈與求言海道當防言者多欲於明州向頭設備使賊舟得至向頭則已入吾腹心之地矣如通州料角泰州石港水勢湍險海舟至此必須得沙上水手方能轉入倘於此為備盡拘水手則敵亦焉能衝突望廟謨早定詔付順浩

仇悆為沿海制置先是創沿海制置使以集撰仇悆為之建司於浙西吕頥浩言近創此司最為得策然敵舟從海来有二道一自海北岸来至明之定海一自南岸来至秀之海鹽萬一有警遠不能及乞令悆專管浙西別命人管浙東從之

張浚條海道利害十年福建安撫張浚條海道利害大治海舟至千艘為直指山東之計以俟朝命

汪澈論備海道三十一年澈言嚴備海道以遏其牽制

李寶駐江陰命浙西總管李寶駐江陰以防海道

李寶海州之捷七月金亮遣蘓保衡統水軍由海道將趨二浙鄭家奴副之寶遣子公佐同將官邊士寧潛入敵境伺動靜士寧回言公佐挾歸正官魏勝得海州矣寶大喜趣其下乗機進發寶舟師至東海縣時敵圍海州寶麾兵登岸敵驚引去時山東豪傑王世脩等爭應為援寶與子公佐引舟師至密之膠西石臼島而敵舟已出海口泊唐島相距止一山候風即南不

知王師猝至寳禱于石臼祈風助順丙寅風雨南來衆喜爭
奮引帆俄頃過山薄敵敵驚失措敵帆皆以綿纈為之
彌亘數里忽為波濤捲聚一隅窮促搖兀無復行次寳
以火箭射之烟焰隨發延燒數百人不及者猶欲前拒
寳命健士登其舟以短兵擊刺殪之降者三千人獲完
顔鄭家奴六人斬之惟保衡未發舟旋自經死得獻議
造舟人倪詢商簡梁三兒皆淮浙奸民為敵嚮道者
寳欲乘進聞亮已濟淮旋駐東海視緩急為援

御書賜寶實捷奏至上賜詔奬諭書忠勇李寶四字表其旌幟

葉義問論土豪官軍義問爲報謝使回言今江淮旣有師屯獨海道宜備臣謂土豪官軍不可雜處蓋土豪諳練海道之險憑海之食利能役使船户若雜以官軍彼此氣不相下難以協濟欲於沿海要處分寨以土豪爲寨主令隨其便使土豪橈於舟楫之間官軍阨於塘岸之口此策之上也

襄

襄江淮所恃以為藩籬者江陵也江陵所恃以為唇齒者襄陽也秦兼天下自漢以北為南陽即今鄧州自漢以南為南郡即今江陵襄陽乃南陽南郡二郡之地故南接江陵北接鄧州西則接巴蜀實為衝要南北必爭之地

江陵襄至江陵步道五百里郡志云勢同唇齒無襄陽則江陵受敵故江陵以襄為西捍

鄧州襄陽北有樊城即古樊邑自樊城北有光化即古

鄼城屬南陽縣即今光化軍去鄧一百二十里與敵

境相接

巴蜀襄陽西由房州達金州以入蜀即古魏興郡符

堅攻蜀由此入晉吉挹於西城縣南築壘拒之梁仲據

襄欲西上吞蜀遣李横攻金州敗退保房州

漢江漢水出嶓冢山嶓冢在隴西縣西其西漢水所出

正屬今利州三泉縣金牛鎮

劉琮降操後漢建安十三年劉琮屯襄陽會操南征琮遂舉州降

魯肅欲説劉備先是肅聞表卒言於孫權曰荆楚與國鄰接外帶江漢内阻山陵有金城之固請往説備使撫表衆共治曹操權遣行至南郡而琮已降

據襄取北方十四年周瑜説權曰據襄陽以蹙操北方可圖也

關侯攻樊二十四年侯攻曹仁於樊仁使于禁龎德屯

樊北大霖雨漢水溢禁等七軍皆沒禁窮廹遂降操

子徙都避之司馬懿請遣人勸權奸其後則大圍自

解操從之

吕蒙請據襄蒙密言於權曰蒙為國家前據襄陽何

憂於操

陸遜向襄陽魏青龍二年吴陸遜諸葛瑾入江夏沔

口向襄陽

襄陽必爭六月滿寵欲拔新城帝不聽曰先帝南守

襄陽地有所必爭也

羊祜鎮襄晉泰始五年帝欲并吳以羊祜鎮襄陽祜綏民遠近甚得江漢之心

陶侃遣將拔襄咸和七年秋趙郭敬南掠陶侃遣南中郎將桓宣乘虛攻樊城悉俘其衆竟陵太守李陽攻新野拔之敬遁去宣陽遂拔襄陽侃使宣鎮襄陽宣招懷遠附簡刑罰勸農桑在襄十餘年趙人不能勝時人以為亞於祖逖周訪

庾翼論據上流建元元年庾翼曰襄陽荆楚之舊西接
益梁與關隴咫尺去河洛千里土沃田良方城峻險水
道流通進可掃蕩秦趙退可保據上流
北魏向襄陽齊建武四年薛真度勸魏主先取樊鄧
九月真度引兵寇南陽太守房伯玉擊敗之魏主怒以
南陽小郡志必滅之遂引兵向襄陽
李綱請幸南陽宋朝建炎元年李綱請幸南陽劉珏
言陳唐諸郡新刳於亂南陽城惡亦不可恃二年敵

陷鄧州

程千秋失襄三年冬先是京西制置程千秋在襄陽而所降襄仲有衆數千屯漢水之北城中統兵官有徐大方曹火星者仲遣人以馬遺徐徐以良甲二報之千秋怒其與賊通誅之一軍皆憤奔以告仲仲曰我以兄故不入襄陽今千秋殺吾兄遂攻城千秋遣曹出戰一晝夜殺傷相當黎明仲盡驅良人各持竹一竿第見城外青竹蔽野仲軍繼之曹敗仲入據襄陽千秋遁去

趙鼎論襄四年鼎言襄陽左顧川陜右視湘湖而下瞰京洛直帝王之宅宜屯重兵於襄陽

桑仲據襄謀蜀紹興元年仲據襄樊鄧隨郢等州久之野無所掠以人為糧襄民殲焉每自稱襄仲本王官終當以死報國以故能服其下至是有衆號二十萬而無食知不可久長驅西上有吞蜀之志先遣横攻金州金房鎮撫使王彦扼險敗横横據房州彦又敗之横乃還襄陽

范宗尹乞赦桑仲時右僕射范宗尹念其鄉國禍酷請赦仲罪遂以仲為鄧州鎮撫使仲命横屯鄧州霍明屯郢雖已受命再圖取金州冬復攻房州王彦大敗之霍明殺桑仲二年仲再謀攻金房明不從仲自馳至郢起軍明殺之横報讎攻明明走歸行在詔授横襄陽等州鎮撫使

李横思立奇功三年横思立奇功以自固乃與信陽鎮撫牛皐相約同北襲昌府遇敵戰大捷遂復潁

昌及汝州葉縣等處横傳檄復東京

趙鼎論襄陽江西帥趙鼎奏襄陽居江淮上流實川陝衿喉之地今聞横軍起兵東京恐緣此紛擾横烏合之衆不能禦決失襄陽川陝路絶江湖震動横未幾果敗潁昌復陷

觧潛乞保上流　荆南鎮撫觧潛奏横已回襄陽敵陥鄧州境與本鎮相近望下湖南撥兵同保上流

敵偽陥襄　敵偽復犯襄陽横食盡棄城遁敵兵

南至隨郢遠近震恐

朱勝非議委岳飛取襄四年襄陽重地既為偽將李成所據湖湘之民亦不奠枕朱升謂當先取之上曰今便可議就委岳飛如何時飛駐軍鄂岳趙鼎曰知上流利害無如飛者奏請上令韓世忠一萬人臨泗上為疑兵劉光世選精兵出陳蔡庶幾兵勢相接上命飛收復命光世發精兵萬人援之飛自鄂趣襄勝非許飛迄事建節且命農卿沈昭遠往總軍餉鼎請上親筆詔監

司帥守餉飛軍無闕庶幾必濟
岳飛復襄豫求救于敵敵偽俱來我師連戰大破之遂復襄陽及郢隨諸州飛分遣統制王貴張憲連擊賊兵又復鄧州軍聲大振
講防秋事上謂宰執曰岳飛既復襄陽粘罕必怒況今已六月下旬便可講防秋事敵人南來朕當親統諸軍分頭迎敵若依前遠避為泛海計何以立國
岳飛進屯襄漢浚視師命岳飛進屯襄陽以窺中原時

飛在鄂

飛不可浚奏岳飛一動則襄陽有警復何所制

吳拱戍襄三十一年亮渝盟詔知襄陽吳拱以三千人

戍襄陽朝廷聞金人決欲敗盟乃令淮西諸將各畫界

分使自為守措置民社增壁積糧是時御前都統田

師中戍鄂吳璘戍武興姚仲戍興元任彥戍漢陰李道

戍江陵戚方屯九江李顯忠戍池陽王權戍建康劉錡

戍鎮江壁壘相望而襄陽獨未有備故命拱戍之

汪澈言增重襄漵言願益兵上流增重荆襄之勢

陳康伯請分禁旅助襄五月聚議康伯請分三衙禁旅

助襄陽兵力

成閔控扼上流六月朝廷以上流重地邉面濶而兵力分

宜主以大將乃詔馬師成閔總旅三萬往上流控扼又

以汪澈置司鄂渚節制兩路

敵瞰襄七月亮遣劉諤將二萬歷唐鄧以瞰荆襄

汪澈言襄不可棄澈自鄂渚至襄撫軍時田師中握兵

久且耄澈忍緩急不可倚伏奏罷之議者又欲置襄陽而併力守荆南澈奏襄陽重地為荆楚門户不可棄也成閔擣蔡成閔遣統制趙樽乘虚擣蔡入其城斬敵酋吴拱襄水之捷敵將劉蕚揚聲欲取荆南又欲分兵自光黄擣武昌朝廷慮之令拱遣兵護武昌一帶津渡拱將回鄂汪澈聞之馳書止拱而自發鄂之餘甲進戍黄州敵果犯襄陽拱與戰于襄水之上敗之

羣書考索别集卷二十五　　宋　章如愚　撰

邊防門

蜀

全蜀自古為蜀之要害曰興元曰成州曰文州曰龍州曰金州今日為蜀之要害曰巴州曰劍州曰閬州曰古渝

興元即漢中郡古南鄭也楊洪謂孔明曰漢中益州咽

喉無漢中則無蜀矣

文州即漢開西南夷置陰平道鍾會伐蜀姜維表請備

成州即武都

陰平即此

龍州晉置陰平郡鄧艾自陰平至江南

金州魏置魏興郡符堅由此寇蜀晉吉挹於西城縣南

九里築壘拒之

巴州有米倉前瞰漢中近米倉南地名三會乃劒閣巴

蓬渠達六郡之衝要建屯於此可遏其突至夔門

劒州有劒門實有天險與利為鄰阻關為固可遏其突

入西川

閬州有大獲城近利州阻山為固可遏其突入葭萌

古渝據內外二水之會三面斷崖壁立可控引三陜

孔明論跨荆益後漢建安十三年孔明謂先主曰益州

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將軍若跨有荆益保其巖

阻則伯業可成

孔明論師益州兵又云天下有變則以一軍向宛洛一軍向秦　將軍親帥益州之衆以臨關中則孰不簞食以迎將軍

周瑜欲取蜀十四年瑜見孫權乞與奮威俱進取蜀而并張魯留奮威固守其地與馬超結援

法正說取益州十六年法正至荆州說先主取益州龎統曰益州土沃財富大業可成

先主降劉璋十七年先主攻璋進圍成都城中尚有精

兵三萬穀帛支一年吏民咸欲死戰璋遂降

曹操降張魯二十年操降張魯使夏侯淵張郃屯漢中

法正說先主取漢中二十二年法正說備曰操一舉而降張魯定漢中不因此埶以圖巴蜀而留淵郃屯守身遽北還舉衆往討必可克也備善之乃遣諸將進

兵漢中

漢中益之咽喉二十三年備屯陽平關與淵郃徐晃相拒遣陳式絕馬鳴閣道晃破之急書發益州兵亮以問

楊洪洪曰漢中益之咽喉存亡之機會若無漢中則無蜀矣

先主斬夏侯淵二十四年淵備相拒踰年備自陽平南渡沔水沔水屬漢中緣山稍前營於定軍山淵爭之備使黄忠乘高鼓譟攻之斬淵

先主得漢中操自長安出斜谷軍遮要以臨漢中備曰曹公無能為我必有漢川矣趙雲将數千騎大破魏兵備遂有漢中

吳蜀脣齒魏黄初四年蜀遣鄧芝脩好於吳芝曰蜀有重險之固吳有三江之阻合此二長共為脣齒

亮定中原太和元年亮率諸軍北駐漢中臨發上疏曰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敝此誠危急之秋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奬率三軍北定中原遂行屯於沔北陽平石馬

亮斬王雙二年亮引兵出散關圍陳倉以糧盡引歸王雙追之亮擊斬雙

亮拔二城三年亮遣陳戒攻武都隂平二郡拔之

木牛運糧五年亮出祁山以木牛運米司馬懿督張郃

等救祁山亮大破郃死之

司馬昭欲伐蜀景元三年昭欲伐蜀朝臣多持不可昭

諭衆曰吳地廣而下濕攻之差難不如先定巴蜀三年

之後因順流之勢水陸並進此滅虢取虞之勢也今絆

姜維於沓中使不得東顧直指駱谷出其空虛以

襲漢中其亡可知也

姜維請據險姜維表宜遣諸軍分護陽安關且及陰平之橋頭黄浩信巫鬼謂敵不至寢其事

鄧艾伐蜀四年鍾會鄧艾三道伐蜀艾督三萬餘人自狄道趣甘松沓中以連綴姜維諸葛緒督三萬餘人自祁山趣武街橋頭絶維歸路鍾會統十餘萬分從斜谷駱谷子午谷趣漢中姜維引兵守劒閣會攻之不克食乏欲還艾言若從陰平由邪徑經漢德陽亭趣倍出劒閣西百里去成都三百餘里竒兵衝其腹心劒閣之守

必還赴涪則會方軌而進劒閣之軍不還則應涪之兵寡矣遂自陰平行無人之地七百餘里鑿山通道造作橋閣艾以氊自裹推轉而下將士鑿木緣崖魚貫而進降馬邈於江油斬諸葛瞻於綿竹禪降

王濬造船晉泰始八年晉將平吳濬造船艦於益州羊祜疏今梁益之兵水陸俱下巴陵奇兵出其空虛一處傾壞則上下振蕩

桓温平蜀永和二年温將伐漢軍青衣漢主勢大發兵

拒之漢人無鬭志遂降

苻堅取蜀寧康元年秦楊庶等拔漢中克劒門降梓潼遂取梁益二州

劉裕平蜀義熈九年裕用朱齡石斬譙縱遂平蜀

拓拔英圍南鄭齊建武二年魏主在鍾離梁州刺史拓拔英請以州兵會劉藻擊漢中魏主許之蕭懿等據險立柵英急攻拔之乘勝長驅遂圍南鄭

太祖平蜀宋朝乾德二年上命王全斌等合步騎六萬

伐蜀上出畫圖示全斌等曰西川可取王全斌等曰臣等仗天威遵廟算克日可定史延德曰西川若在天上不可到在地上到即平　十二月劉光義入峽連破松木三會巫山等寨　初蜀於夔州嘗鏁江為浮梁上設敵棚三重夾江列礮具光義等行上出地圖指其處曰泝江至此切勿以舟師爭勝當遣步騎伕却乃以戰棹交攻可必取也光義等未至鏁江三十里許捨舟前達浮梁復引舟而上遂頓兵白帝廟西　戊辰光義遣張

廷翰與守謙戰於豬頭鋪守謙敗走廷翰乘勝攻其城

王全斌以蜀斷棧議取羅川路康延澤謂彥進曰羅川路險不如分兵脩棧約會大軍於深渡可也彥進遣白全斌全斌許之不數日閣道成進擊金山寨又破小漫天寨而全斌亦以大軍由羅川深渡與彥進會兵二道遂破之　壬申全斌等入利州命史延德分兵趨來蘇跨江為浮梁以濟延德至青強取劍州昶和劒門已破李昊勸封府庫以降遂克蜀

敵由陜趨蜀建炎二年敵將婁室至鳳翔謀趨涇州涇原統制曲端正將吴玠屯軍原上婁室遂自馮翊渡河破潼關陷同華陜以歸知延安王庶遣將斷河橋絶其歸路敵遂遁後圍陜李彦仙極力禦之敵首拜城下而去

敵陷延安敵至延安庶召諸軍未集端不援敵乘虚陷延安

張浚使川陜三年張浚為川陜宣撫處置使初上問大

計於浚浚請身任西事置司秦川故有是命

浚用曲端曲端前在陜西屢嘗挫敵浚欲仗其威聲拜為統制

浚論漢中形勝九月敵入永興軍十月浚至興元言漢中實形勢之地理財積穀願陛下於來夏早為西行前據六路之師後據兩蜀之粟左通荆襄之財右出秦隴之馬天下大勢可定矣

浚移王似知成都浚至秦州即出行闗陜移環慶帥王

似知成都以趙哲代之參議劉子羽薦吳玠拔為統制官又以其弟璘領帳前親兵

全陝沒四年春敵陷陝州李彥仙死敵始敢西而全陝沒矣

曲端拒敵敵攻邠州浚遣端拒之兩戰皆捷又敗之於白店原薩里罕望之懼而哭既而端所部張中孚李彥琪戰不利敵亦引去

浚罷曲端王庶毀端浚乃罷其兵柄陝西人恃端為命

及是軍情不恱

富平之敗浚自富平敗退保興州吴玠收餘兵閉大散關以斷敵來關師古收餘兵保岷孫渥於階成鳳三州扞蜀口既而散關又不守浚欲徙治夔州劉子羽曰若東走夔門則與關中血脉不相通當且留興州外繫關中之望内安全蜀之心浚乃止玠視散關之東有險曰和尚原方據險列柵而賊已抵原下浚又退保利州或謂玠宜屯漢中以安蜀玠曰我保此敵必不敢越我而

進堅壁臨之彼懼躡其後是所以保蜀也敵旋引去五路之陷敵破涇破渭降慶於是五路相繼陷没吴玠和尚原之捷紹興元年敵分兩道入攻玠璘以數千人駐和尚原朝問隔絶軍儲匱乏人無固志有謀刼玠兄弟北去者玠召諸將勵以忠義諸將感泣敵至玠引待之更戰迭休敵烏濟赫敗走　十月烏珠移寨欲窺蜀玠於和尚原先處戰地烏珠至玠率諸將選勁弓强弩分番迭射號駐隊與敵戰凡三十餘陣烏珠中箭

而遁俘其將英格貝勒橫尸滿野是役也烏珠往返萬里首尾二年其衆損者踰半皆呻吟携持以歸烏珠初有從馬數百至是僅留其六乃北歸燕山

保蜀亦浚用玠之力王之望記西事曰陝西之敗皆浚為之然而金人不能取蜀亦浚用玠之力

張浚罷赴行在二年以王似為川陝宣撫浚即求去且論吳玠劉子羽皆有功於蜀不應一旦以似加其上又以盧法原為副使罷浚令赴行在

敵入金州三年薩里罕由商於出漢陰趨金商王彦兵敗退保石泉縣敵入金州

敵陷興元知興元劉子羽遣田晟守饒風嶺且報玠玠曰事急矣當亟邀于險諸将不能辦我當自行自河池縣一日夜馳三百里至饒風拒之官軍萬七千人益以洋州義士為三萬敵繞出饒風嶺後玠還仙人關敵陷興元子羽保三泉縣從兵才三百子羽遺玠書與之訣玠得書泣引麾下趣三泉數日兵稍集子羽以潭毒

山形斗拔其上寛平有水乃築壁壘守之初敵謂四川唾手可取所忌獨玠故道險從金商不意玠越境而戰至是野無所掠殺馬而食盡殺簽軍而食遂退

諸將分守陝蜀四年王似盧法原同在閬分陝蜀之地責守於諸將自秦鳳至洋川吳玠主之屯和尚原金房至巴達王彦主之屯通州文龍至威茂劉錡主之屯西洮岷至階成關師古主之屯武都未幾師古降賊玠併統其衆自此遂失洮岷獨存階成而已

辛炳劾浚浚還朝御史辛炳言浚輕失五路坐困四川用劉子羽輩皆小人而殺曲端趙哲為無辜以至授秘閣以崇儒擬上方以鑄印

吳玠殺金平之捷烏珠薩里罕復犯仙人關玠為壘於關旁殺金平嚴兵待之楊政謂玠曰此地為蜀扼塞死不可失當守以強弩彼不敢舍而犯關且地名亦善破之必矣及敵攻壘玠命璘領射士號駐隊者射之又夜攻兩酋寨破之敵不能支遂遁是役也敵自元帥以下

皆令携弩而来又選取豫腹心為四川招撫使期不徙還既不得騁則還鳳翔授甲士田為久留計不敢復妄動矣

吴玠專治戰守吴玠為川陝宣撫副使專治戰守

趙鼎都督川陝七月以鼎為川陝宣撫處置使鼎奏陛下於浚有山河之誓終致物議今臣當此重責伏望

臣孤忠使得展布四體少寛陛下西顧之憂

楊政授秦州五年玠以敵犯淮上亟遣楊政秉機牽制

政授秦州宣撫盧法原憾政不濟師不餽糧不給錢幣不應副器械功成又不銓量功獲將士上以手詔詰法原既而法原卒於閬令玠權行宣撫司事又以邵溥權川陜副使

吳玠趙開謀不合玠與總領趙開謀不合玠欲從陸運糧開執言不可玠乃於洋州及關外成鳳岷三州治屯田歲收十萬斛

吳玠宣撫六年　陞玠宣撫使罷邵溥職聽玠移撥錢物

委開拘收

胡世將制置八年四川謀帥上問刑書胡交脩廷臣孰可將者交脩曰臣從子世將可用遂除之

吴玠卒九年玠走于仙人關胡世將嘗問玠所以勝者於璘璘曰敵令酷而下必死先兄每與敵戰非數月不決舉所長用之爾中國弓矢勁利敵士卒堅耐吾嘗以長技洞重甲於數百步外又選據便利出鋭卒更擾之使不得休彼雖堅耐亦不能無弛此待之之要

世將乞命璘世將乞命吳璘於鳳翔及寶雞以來命政於鞏州及白石以來駐軍則應接川陜其勢兩便吳璘以身任責十年敵渝盟薩里罕據鳳翔胡世將在河池諸將勸其退保吳璘曰敵所以輕犯我者聞先兄亡謂我無權今我退墮其計矣璘請以身任責世將壯之乃曰吾遷避則大事去矣吾誓死於此勿多言也敵奄至石壁寨璘遣姚仲拒之哲庫貝勒中傷退屯武功烏濟赫自武功整兵再來吳璘楊政迎敵至扶風縣力

戰拔其城殺敵衆幾盡

力保關隘詔胡世將今日事勢以力保關隘為先璘拔

秦州

璘政入陜十一年吴璘楊政下秦隴取華虢入陜府以

鄭剛中為川陜宣撫使楊政攻敵于渭北擒通恩貝勒

璘辨四長四短二十一年利西安撫吴璘鎮興州巳久

自著書曰金人有四長我有四短當反我之短而制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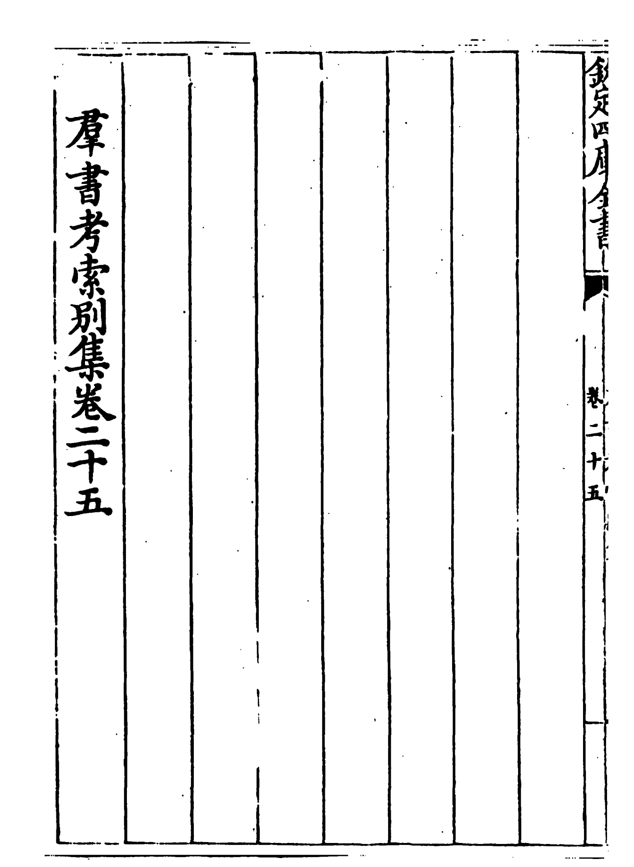
之長曰騎兵曰堅忍曰甲重曰弓矢吾當集漢蕃所長

而兼用之故制其騎則有分隊之法制其堅忍則有更休迭戰之法制其甲重則有勁弓強弩制其弓矢曰以遠尅近以強制弱

璘為宣撫三十一年吳璘為四川宣撫使仍判興州

璘破敵九月敵喀齊喀自鳳翔大散關入州界攻黃牛堡用強臂弓射退

璘復秦隴敵犯黃牛堡旬餘不退璘遣將至寶雞滑河刼寨大捷又攻秦州破之



羣書考索别集卷二十五